元好問集/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八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九

► 卷四十

卷三十九

書

【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】

四月二十有二日，門下士太原元某，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：《易》有之：「天造草昧，君子以經綸。」伏惟閣下輔佐王室，奄有四方，當天造草昧之時，極君子經綸之道。凡所以經造功業、考定制度者，本末次第宜有成策，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。獨有一事，係斯文為甚重，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。

自漢唐以來，言良相者，在漢則有蕭、曹、丙、魏，在唐則有房、杜、姚、宋，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，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讚益者，亦不為不多。傳記具在，蓋可考也。夫天下大器，非一人之力可舉，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，亦非一日之事也。從古以來，士之有立於世，必藉學校教育、父兄淵源、師友之講習，三者備而後可。喻如修明堂總章，必得楩楠豫章，節目磊砢、萬牛挽致之材，預為儲蓄，數十年之間，乃能備一旦之用。非若起尋丈之屋，櫧櫨棁楔、楹棧薨桷，雜出於榆柳槐柏，可以朝求而暮足也。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，在所有之。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。耆舊如馮內翰叔獻，梁都運斗南，高戶部唐卿，王延州從之。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，東明王狀元鶚，濱人王賁，臨淄人李浩，秦人張徽、楊煥然、李庭訓，河中李獻卿，武安樂夔，固安李天翼，沛縣劉

汝翼，齊人謝良弼，鄭人呂大鵬，山西魏璠，澤人李恒簡、李禹翼，燕人張聖俞，太原張緯、李謙、冀致君、張耀卿、高鳴，孟津李蔚，真定李冶，柏人胡德珪，易州敬鉉，雲中李微，中山楊果，東平李彥，西華徐世隆，濟陽張輔之，燕人曹居一、王鑄，渾源劉祁及其弟鬱、李仝，平定賈庭揚、楊恕，濟南杜仁傑，洺水張仲經，虞鄉麻革，東明商挺，漁陽趙著，平陽趙維道，汝南楊鴻，河中張肅，河朔勾龍瀛，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。凡此諸人，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，要之皆天民之秀，有用於世者也。百年以來，教育講習非不至，而其所成就者無幾。喪亂以來，三四十人而止矣！夫生之難，成之又難，乃今不死於兵，不死於寒餓，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，其亦有意乎？無意乎？

誠以閣下之力，使脫指使之辱，息奔走之役，聚養之，分處之，學館之奉不必盡具，啘粥足以糊口，布絮足以蔽體，無甚大費。然施之諸家，固以骨而肉之矣。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，隨左右而取之，衣冠禮樂、紀綱文章盡在於是，將不能少助閣下蕭、曹、丙、魏、房、杜、姚、宋之功乎？假而不為世用，此諸人者，可以立言，可以立節，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，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，宜如何哉！

閣下主盟吾道，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；一言之利，一引手之勞，宜不為諸生惜也。冒瀆台嚴，不勝惶恐之至。某再拜。

【與樞判白兄書】

某頓首：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，首尾閱十月之久，幾落賊手者屢矣。狼狽北來，復以葬事往東平，連三年不寧居，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。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，何也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，然至今不曾見，但近得仲庸書，報鐵山已娶婦，吾兄飲啖如平時，差用為慰耳。

去秋七月二十三日，忽得足痿證，賴醫者急救之，僅免偏廢。今臂痛全減，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。比來數處傳某下世，已有作祭文挽辭者，此雖出於妒者之口，亦恐是殘喘無幾、神先告之耳。向前八月大葬之後，惟有《實錄》一件，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，破三數月功，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、大善惡、繫廢興存亡者為一書，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。此書成，雖溘死道邊無恨矣！更看向去時事，稍得放松否也？

王先生碑今送去，中間有過當處，吾兄細為商略之。碑石想亦未便立得，他日改定，亦無害也。所欲言者甚多，聊疏三二事，欲吾兄知之。有便，望一書為報也。時暑自愛。

不宣。

【答中書令成仲書】

張子敬處備悉盛意。未幾張伯寧來，招致殷重，甚非衰謬之所堪任。其還也，不得不以書通。

癸卯之冬，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，承命作先相公碑，初不敢少有所望，又不敢假借聲勢。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，百謗百罵，嬉笑姍侮，上累祖禰，下辱子孫。與渠輩無血仇，無骨恨，而乃樹立黨與，撰造事端，欲使之即日灰滅。固知有神理在，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，蹈覆車之轍，而試不測之淵乎？

君侯材量閎博，藹有時望，士大夫出於門下者，有何限量！朝夕接納，足以廣見聞、益智慮而就事業。顧僕何人，敢當特達之遇乎？復有來命，斷不敢往。孤奉恩禮，死罪死罪。某再拜。

【答聰上人書】

某頓首啟：四月末，自太原來鎮州，得春後手書，副以《寶刀》新什。反復熟讀，且喜且歎。又愧衰謬，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！

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，犬馬之齒二十有五，遂登楊、趙之門。所與交如辛敬之、雷希顏、王仲澤、李欽叔、麻知幾諸人，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。僕自以起寒鄉小邑，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，內省缺然，故痛自鞭策，以攀逸駕。後學時文，五七年之後，頗有所省。進而學古詩，一言半辭，傳在人口，遂以為專門之業，今四十年矣。見之之多，積之之久，揮毫落筆，自鑄偉詞，以驚動海內則未能。至於量體裁，審音節，權利病，證真贋，考古今詩人之變，有戇直而無姑息，雖古人復生，未敢多讓。常記平生知己，如辛敬之、李欽用、李長源輩數人，每示之一篇，便能得人致力處。自諸賢雕喪，將謂無復真賞。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，其自幸宜如何哉！

上人天資高，內學富，其筆勢縱橫，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。唯前輩諸公論議，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。古人有言，不見異人，必得異書，可為萬世學者指南，可終身守之。此僕平生所得者，敢以相告。《錦機》已成，第無人寫潔本。年間得斷手，即當相付，亦倚

公等成此志耳。人行遽，書不盡言。時暑，萬萬以道自護。不宣。

【答大用萬戶書二】

某頓首啟：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，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，內省衰謬，愧無以當之耳。即日伏惟起居萬福。孫德謙、張夢符津送至魏京，今東歸矣。雷氏霜鍾，亦名器也。胥門舊物，果有所歸。到日，公自知之。臨行聊此為候。向暄，千萬自愛，不悉。某再拜啟。

某頓首：辱書知賢昆季雅意，愧衰謬無以當之。即日伏惟侍奉萬福。自西歸鹿泉，值仲女病劇，奔詣太原。留百許日，僅得勿藥，即欲東行。繼聞相君北上，且留待他日。諸餘張婿能言之。所需《橫笛侍女圖》，今奉去。《樹萱堂記》，相見下筆未晚。《欹器賦》全文並跋語，千萬錄寄，欲入《見聞錄》中。時暑強學，為親加愛，不一一。某再拜。

疏

【忻州修學疏，代郝侯祚】

始定終綏，守文之期式遘；有教無類，作人之效可征。言念吾州，久崇廟學，傅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〈傅守名慎微，字機先。〉，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〈要守名介，字伯升。〉。極地位之高明，副師儒之嚴重。華表俯窺於雙鶴〈廟學下有雙鶴觀。〉，連岡雄鎮於九龍〈學在九龍岡最上。〉。弦歌絕井邑之嘩，章甫易弓刀之舊。孫內翰之科名相踵〈孫名九鼎，字國鎮。國初狀元，郡人。〉，姚隱君之文石具存〈《學記》醉軒先生所作。名孝錫，字仲純，徐州人。〉。不圖劫火之餘，遽有園蔬之歎。顧慚小已，猥守大藩，方舉廢之是圖，亦少文之當變。昔魯僖以泮宮發頌，齊宣由稷下垂聲，不能廣廈以庇賢良，愧萬夫之觀政。況乃玄壇並峙，佛屋載新，開檀施於奔馳戰奪之場，化金碧於顧盼顰呻之頃。何私有百神之秩，而公無二仲之祠？既責任之有歸，豈經營之敢後？下車修庠序之教，猶竊恨其遲；扶杖思德化之成，夫何遠之有！孰相茲役，我懷其人。

【清真道院營建疏】

奉為本庵欲創聖位，以為焚誦祝延之所。其於工費，有賴弘持。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。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，齋廚維淨侶所安，祝讚有歸，功緣為大。方經營之伊始，宜助藉之相先。凡我同仁，幸垂一諾。謹疏。

戊申六月日，遺山老人疏。

【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】

太室兼衡、霍之秀，天封維仙聖所廬。劍飛而古柏仍存，石潤而仙蒲未老。孰為真隱，再暢玄風，揚潘、馬之徽音，續譚、劉之正脈。李公大師，源分渦水，名動漠庭。靜一得精微之傳，衝退為衰薄之鎮。惟望拜之祠既舉，而司真之治方虛。敢因黃鶴之書，敬促青牛之駕。璧門金闕，瞻星漢以非遙；玄都石壇，佇嵩呼之復振。善哉行矣，今正是時！

【興國院改律為禪，請住持疏二首】

軌轍交馳，塵勞先起。皮毛盡落，真實具存。星河同是一天，淮濟更無別水。談空說有，何妨捩轉話頭；指東畫西，究竟不離當處。眷茲興國，初議安禪，誰堪選佛道場，來舉開山公案？集公清風匝地，滿月當秋，不甘北覬之鈐錘，自得壽寧之衣缽〈僧嗣壽寧月。〉。光明既露，難擬蓋藏，賓主相諳，共為推挽。雲山改色，鍾鼓同聲。暫從華表之遊，盡革青氈之舊。法筵龍象，同歸佛祖之權；大地山河，永祝南山之壽。善哉行矣，今正是時！

福慧兼全，萬為希有，人境相值，一變從新。載惟父祖之田園，遠歷隋唐之歲月。透龕仍在，露塔相望，雖齋鼓粥魚粗供朝夕，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。幸我賢侯，特紆深眷，謂打地之清風未遠，而開門之勝概空孤。變遷既異於古今，授受寧論於甲乙？誰其作古，自有當仁。固知不出當家，終亦難逃公議。月輪桂樹，斬新別出一枝；佛國旃檀，何暇更求他木。某公清標孤峻，道照虛明，袖裏圈繩，穿透向上諸人鼻孔；林間幾席，坐斷天下衲僧舌頭。既為大事因緣化身，合與末法眾生援手。自教自禪之已竟，誰賓誰主以何言。勿云鶴戀舊巢，自是龍行故道。高提正令，行十三八棓之權；永為皇家，延百億萬年之壽。無勞擬議，便可承當。

【曹子歸葬疏】

松柏歲寒，莫重死生之托；金蘭天屬，亦有急難之求。久要不忘，交情乃見。通甫曹君，牧之風調，張祐才名。誰謂雍容閑暇之平生，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？風霜十月，身去國而不歸；蓬一丘，事蓋棺而未了。且行路有匍匐之救，豈徒哀無賵賻之文？凡我同盟，忍忘斯義？城旁塚地，何如溫序之鄉閭；汴上麥船，會有范家之父子。

雜體

【麻、杜、張諸人詩評】

麻信之、杜仲梁、張仲經，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，以作詩為業，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。予嘗竊評之。

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，利在速戰，屈於遲久，故不大勝則大敗。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，故勝負略相當。信之如六國合從，利在同盟，而敝於不相統一，有連雞不俱棲之勢，雖人自為戰，而號令無適從，故勝負未可知。光弼代子儀軍，舊營壘也，舊旗幟也，光弼一號令，而精彩皆變，第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。

【射說】

晉侯觴客於柳溪，命其子婿馳射。婿，佳少年也，跨躡柳行中，勝氣軒然舞於顏間。萬首聚觀，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。

已而樂作，一射而矢墮，再而貫馬耳之左。馬負痛而軼，人與弓矢俱墜。左右奔救，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。晉侯不樂，謝客。客有自下座進者，曰：「射，技也，而有道焉，不得於心而至焉者，無有也。何謂得之於心？馬也、弓矢也、身也、的也，四者相為一，的雖虱之微，將若車輪焉，求為不中不可得也。不得於心則不然，身一、馬一、弓矢一，而的又為一，身不暇騎，騎不暇彀，彀不暇的。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，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，何中之望哉！走非有得於射也，顧嘗學焉，敢請外廄之下駟，以卒賢主人之歡，何如？」晉侯不許，顧謂所私曰：「一馬百金，一放足百里，銜策在汝手，吾安所追汝矣？」竟罷酒。

元子聞之曰：天下事可見矣。為之者無所知，知之者無以為。一以之敗，一以之廢，是

可歎也！作《射說》。

【酒裏五言說】

「去古日已遠，百偽無一真。獨惟醉鄉地，中有羲黃醇。聖教難為功，乃見酒力神。誰能釀滄海，盡醉區中民。」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。

壬辰北渡，順天毛正卿、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中，蘇晉降筆寫詩數十首。一詩有「百偽無一真，中有羲黃醇」之句。余詩除「酒裏神仙我」五言外，多不成語。正卿、德秀初不知蘇晉為何代人，不論此詩何人作也。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，晉豈余前身歟？抑嘗見余詩，竊以為己有者歟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，記余詩，以托名於晉，以自神也？是皆不可知。

晉既以余詩為渠所作，故余亦就「酒裏神仙我」五言取償於晉，作樂府一篇：「繡佛長齋，半生枉伴蒲團過。酒壚橫臥，一蹴虛空破。頗笑張顛，自謂無人和。還知麼醉鄉天大，少個神仙我。」

【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】

古今俗忌，以五月為惡月，端午為惡日。赴官者頓不敢發，生子者棄不敢舉。不幸而與禍會，故一切以俗忌為當。然赴官後期，蓋不足計，生子而不之舉，其禍可勝言哉？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，靖氏蓋靖郭君之裔，乃取田文故事，名之曰「高戶」，而乞字於余。余以為五月生子，往往富貴而壽，如漢大將軍王鳳、相國胡廣、晉王鎮惡之等。其事見於《史》《漢》《魏》《晉》之書為甚詳，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，祛雷同之惑，故諄復言之。

德昭之先人南湖翁，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，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，抱利器而莫之試。其所得者，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。

德昭問學甚篤，行義甚修，遭離世故，又抑不能舉。宜為造物者之所乘除，以起家之子遺之也。

高戶今六歲，青衿繡襦，溫然如含玉之璞。琢而文之，將為萬乘之器。吾知惡月之說，

殆田家媼火爐頭語耳。因字之伯起，書以貽之。

【曹南商氏千秋錄】

曹南商氏族姓所起，見於遠孫正奉大夫、贈昌武軍節度使衡所著《千秋錄》備矣。蓋自少典而降，得姓者十四。契始封商，以子命氏。十三世而至湯，十七世而微子代殷，後為偃王。又二十六世，於秦、於兩漢、於曹魏、六朝、隋、唐，詳見於家諜者。以節度君推世次，系出陳之長平。長平，殷高宗塚在焉。

遠祖司空侑，《唐史》有傳，太和中，再領天平節鉞。子羽，舉進士，藩府辟召，不至通顯。子盈孫，僖宗聞其有禮學，擢為太常博士，終於大理卿，贈吏部尚書。子暄，暄之子處讓，處讓之子嶽，已上失其官號，俱為唐人。嶽之子諱懷欽，入五代十年生。周顯德三年，劉燦榜擢第，終於宋建隆四年，朝奉郎、試大理評事、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，因家於曹，享年九十四，詳見譜諜。蓋自司空而後為鄆人，南華而後為曹人。避宋宣祖諱，改姓商氏，逮節度君九世矣。

南華之子捷，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，累官至比部郎中。生七子：宗聖、宗傅、宗回、宗弼、宗旦、宗奭、宗昱。宗傅、宗弼、宗旦三子登科。宗傅咸平三年陳堯諮榜擢第，初仕蜀川，後乃隔絕，不知所終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，累遷至中書舍人。仁宗朝時譽藹然，有卿輔之望。其後不樂仕進，年未五十乃掛冠，築堂曹南之西園，名曰「晦道」。時賢高其勇退，盛為稱道之。享年七十。娶冀氏，封金華縣君。生八子：倚、、儼、傳、佑、侅、佖、偕。倚、、傳、侅四子登科，即節度君六世祖也。宗旦字繼周，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，官至朝奉郎、知桂陽監、平陽令。享年五十二。娶卞氏，生四子：伊、灝、佾、侁，詳見《墓志》。長子伊，伊子諶。

倚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。初任太原教授、太學博士，後元祐黨事興，碑其名於餘官之列。一子中立。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。三子：穆之、伯之、適之。傳字夢臣，皇祐五年鄭獬榜擢第，繼登說書科，授國子直講，終於光祿寺丞，出知虢州朱陽縣事。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。享年六十一，累贈太中大夫。娶李氏，封恭人，詳見《墓志》。即節度君五世祖也。生七子：千之、元之、立之、延之、坦之、成之、貫之。元之、貫之登科。侅嘉祐四年劉輝榜擢第，終於通直郎致仕，享年七十四。娶張氏，生五子：先之、才之、孝之、說之、直之。先之、說之登科。

元之熙寧九年徐鐸榜擢第，終於承議郎、濟州巨野令。縣界金山寺碑在焉。娶蕭氏，四子：因、圉、冉、丙。因登科。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榜擢第，終於衡州茶陵令。貫之字以道，後改名乂，元祐六年馬涓榜擢第，張君向辟為計司屬官，終於朝散郎、知懷州、武德鎮致仕，享年六十七。娶張氏，封安人。即節度君之高祖也。生六子：周、同、岡、冊、丹、甬，皆業進士。說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，授鄧州文學，後攝濟陰主簿。阜昌二年，通判興仁軍府事。張君檄文，商文學素勤學古，可使入官，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，竟不就。享年六十。娶傅氏，即龍圖公之女孫也。四子：默、點、勳、黯。默後改名休復，字子泰。風儀秀整，襟量夷曠，博學有文，老居汴梁。娶江氏，即金紫公鄰幾女孫也。有《陶丘先生文集》行於世。諶九舉終場，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，終於虔州大庾令。因紹聖四年何昌言榜擢第，終於通仕郎、開德府臨河縣令。三子：大有、大聲、大臨。

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。奏補，累官至通直郎、開德府濮陽縣丞。一子，驤岡，字元壽，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，奏補拱輔從事。入金朝，換忠勇校尉，享年七十二。即節度君之曾祖也。初娶周氏，再娶鄭氏。二子：駒、馳。

冊字元功。丹字大忠，後改名愈，字師心。為施內翰朋望詩酒之友。生二子：驥、，皆早世。甬字子華，俱以儒業顯於鄉里，學者宗之。

祖駒，字士龍，兩赴庭試，天資和雅，博學強記，教授鄉里。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，以壽終，享年七十一。祖母郝氏，封宜人。三子：長永錫，字難老。次敷錫，字福老。次康錫，字吉老。難老用公貴，及封朝請大夫致仕。妣王氏，濮陽郡太夫人。三子：仲曰道，字正叔。滑稽豪俠，有古人風。季曰衍，字信叔，穎悟早世。

公朝請君之長子也，字平叔。幼從祖學，長師鄉先生李若訥。若訥愛其才，每器重之。年二十五，擢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士第，釋褐主鄜州洛交簿。以廉能，換鄜縣，尋辟威戎令。時興定己卯歲饑，民無所於糴，公乃開倉賑濟，然後白之行台，賴以全活者甚眾。夏六月，地震，城郭摧圮，夏人乘釁入寇。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，保以無虞。秩滿，縣人為之立祠。再辟原武令，以例罷，入為尚書省掾。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。考再滿，授戶部主事。兩月，擢拜監察御史。

姨母郕國夫人不時入禁中，干預政事，聲勢甚張。公拜章極言，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。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，歸州失利，朝廷置而不問。公建言：「自古敗軍之將，必正典刑，

不爾，則無以謝天下。」詔為決杖八十，因而退罷。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，時一女在掖庭從史，親舊干預權利，其家人填插諸司，貪墨張露，而台官無敢言者。公歷數其罪，詔罷溫戶部，改太后府衛尉。公再上章：「若臣言溫果可罪，當貶逐。溫無罪，則臣為妄言。豈有是非不別，而兩可之？」哀宗為之動容，乃出溫為汝州防禦使。

未幾，改右司都事。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。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，不赴，奏充樞密院經歷官、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。丞相完顏莘公領陝西行台，奏公偕行，充左右司員外郎，仍佩以金符。密院表留，有旨：「行台地重，急於用人，可從丞相奏。」自是台務一決於公矣。明年召還，行台再奏留之。又明年，丁內艱，乃得還。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，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。

正大八年十月，起服中，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。正月，河潼失守，召主帥入援。二月九日，軍至陝，將由間道之長水界。與北軍遇，相拒大雪中，士卒饑凍不能戰，主帥兀典棄眾降敵。公為北軍所得，令去巾，公瞋目大嘑曰：「汝欲脅從我耶？我終不能降！」回望闕瞻拜曰：「主將無狀，亡兵失利，臣之罪責亦無所逃，但一死報國耳！」遂拔佩刀自頸，時年四十有六。褒贈正奉大夫、昌武軍節度使。

初娶鄧氏，繼娶鄭氏，並封濮陽郡夫人。子男二人：長曰挺，字孟卿，業進士。次曰援，字仲經。女一人，適進士劉茂。孫男七人：琥、璘、璹、，皆業進士；瑋、、琯及女孫二人，尚幼。

初河間許古道真，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。正大初，詣闕拜章言：「八座皆非其材，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，不大升黜之，則無以致中興。」章奏，召道真赴都堂，問孰為可相，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。當是時，上新即大位，經略四方，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。道真已得請居伊川，即命驛召致之，復右司諫。天下相望風采，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。及論天下事，首以公為可相，則公之材為可知矣。

公事長上以禮，接下以誠，與人交敦終始，家居怡然毋慍容。性嗜學，藏書數千卷，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。南渡以來，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，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，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，公天資雅重，遇事不碌碌，人所不能措手者，率優為之，苟可以利物，則死生禍福不復計。平居以大事自任，而人亦以大任期之。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，使之卒然就一死，為斯世惜也。故好問銘其墓云云。

按公所藏及記錄者，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勳國公《開山誥》，有「體質平允，才器敏洽，宣力義旗，功參造昧。可吏部尚書。」宣和內府物也〈已下皆晦道堂題詠，備在《家錄》。〉。自餘玉牒，授之楚尾毛觀復，給事中、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讚元，濟北李那商老、任庭玉、鄧忠臣，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、楊庭，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，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興祖，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岩甫，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，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之，諫議大夫滹南許古道真，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台山楊慥叔玉，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，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，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。書劄詩篇〈在《家錄》。〉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：「出知外縣，凜乎其德讓之遺；入掾中台，魁然有宰輔之望。」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「鵬飛九萬里，風斯在下」之語。其為時賢所推重如此，尚何待僕言！

正叔以通家之故，請為《千秋錄》作《後記》，因得件右之。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，竊以水喻之：今夫流泉出石罅間，從濫觴之微，涓涓而不絕。及其合支流，會眾川，儲蓄淵泱，盡洄泱舒徐之態，鼓之以長風，驅之以迅雷，泄雲雨而涵鬼物，雖有千石之舟，十丈之檣，遲回顧盼而不敢發。蓋從微至著，而有本者必如是耳。今孟卿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，侯溫然執擁篲之敬，海內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。諸郎玉立秀髮，生長見聞，宜有不資於人而自美者。正叔年甫六十，安閑樂易，福祿方來。他日羔雁成群，極人間盛事，當信僕言之不妄云。

癸丑二月吉日，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。

【故物譜】

予家所藏書，宋元祐以前物也。法書則唐人筆跡及五代寫本為多，畫有李、范、許、郭諸人高品。就中薛稷《六鶴》最為超絕，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，官賣宣和內府物也。銅碌兩小山，以酒沃之，青翠可摘，府君部役時物也。「風」字大硯，先東岩君教授鄉里時物也。銅雀研，背有大錢一、天祿一，堅重致密，與石無異，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。

貞祐丙子之兵，藏書壁間得存。兵退，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，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。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《春秋》《三史》《莊子》《文選》之等尚千餘冊，並畫百軸，載二鹿車自隨。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。是歲寓居三鄉。其十月，北兵破潼關，避於女幾之三

潭。比下山，則焚蕩之餘，蓋無幾矣。今此數物，多予南州所得，或向時之遺也。

住在鄉里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，每及家所有書，則必枚舉而問之。如曰某書買於某處，所傳之何人，藏之者幾何年，則欣然誌之。今雖散亡，其綴緝裝褙，簽題印識，猶夢寐見之。《詩》有之：「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」以予心忖度之，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。

或曰：「物之閱人多矣！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。貪多務取，巧偷豪奪，遺簪敗履，惻然興懷者，皆是也。李文饒誌平泉草木，有『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』之語，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。至於法書名畫，若桓玄之愛玩，王涯之固護，非不為數百年計，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趍。我躬之不可必，奚我後之恤哉！」予以為不然。三代鼎鍾，其初出於聖人之制，今其款識故在。不曰「永用享」，則曰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，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，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？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，而固欲必之也？蓋自莊周、列禦寇之說盛，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，形骸為外物，雖聖哲之能事，有不滿一笑者，況外物之外者乎！雖然，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。道不同，不相為謀，使渠果能寒而忘衣，饑而忘食，以遊於方之外，雖眇萬物而空之，猶有托焉爾。如曰不然，則備物以致用，守器以為智，惟得之有道、傳之無愧斯可矣，亦何必即空以遣累，矯情以趍達，以取異於世耶！乃作《故物譜》。

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，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